



东野圭吾

刘珜瑄译

彷徨之刃

彷徨之刃

〔日〕东野圭吾 著

刘珮瑄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彷徨之刃 / [日] 东野圭吾著；刘珜瑄译。—2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4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7620-7

I . ①彷… II . ①东… ②刘… III .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524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0-034

SAMAYOU YAIBA

© Keigo Higashino 200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彷徨之刃

[日] 东野圭吾 著

刘珜瑄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翟明明

特邀编辑 崔 健

装帧设计 宋 璐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65千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9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620-7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直挺挺的枪杆散发出的黯淡光泽，让长峰一阵揪心。他回想起以前那段迷上射击的日子。手指扣下扳机那一瞬间的紧张、射击时的后坐力，以及射中靶心时的快感，都鲜明地烙印在脑海里。

长峰正在看枪支目录上的图片。他以前光顾过的某家店每隔几年就会寄来新的商品目录。图片下方写着：“枪身半抛光处理，附有意大利制枪套。”他瞄一眼价格，叹了口气。九十五万元实在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丢出手的金额，而且他早已放弃射击了。他罹患了干眼症，无法参加比赛。之所以会得这种病，是因为看电脑屏幕的时间过长——他在半导体公司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工作已有多年。

他将目录合上，摘下眼镜。干眼症痊愈之后，他又开始老花眼，现在阅读较小的文字都必须戴上老花镜。每次寻找眼镜时，女儿绘摩就嘲笑他是“老头子”。

老花眼还是可以应付射击的，但长峰已不想过度用眼了。一看到枪的图片，他就会技痒，心中那份想念也会随之苏醒，然而过去视若珍宝的枪，这一年来他却连保养都没有做过，现在已变成电视柜上的装饰品了。

墙上的钟显示时间已过了七点。他拿着遥控器，正想打开电视，听

见了窗外的喧闹声。

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拉开面向庭院的落地窗帘。树丛外聚着像是一家人的人影。

他立刻明白那是他们的笑声。远处的天空中有烟火，当地正在举行烟火大会。和都市不同，这一带很少有高楼大厦，尽管距离很远，从长峰家中还是看得一清二楚。

他觉得既然在家里就看得到烟火，又何必大老远跑到人群中凑热闹。但他也明白，绘摩那种年纪的女孩子应该无法认同他的想法。她们的目的并不是看烟火，而是和同伴嬉闹，而且必须在热闹的地方。现在绘摩应该正拿着烤玉米或冰激凌，用只有她们才懂的语言，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只有她们才懂的话题。

绘摩今年已升入高中。在长峰眼里，她和一般的少女没两样，个性开朗活泼。在她十岁的时候，母亲过世，她还因悲伤而高烧不退，但又重新振作起来，这让长峰心中充满了感激。现在她还会开玩笑说：“爸爸，如果你碰到好的对象，可以再婚哦。”当然，这并非真心话。长峰能想到如果他真的提出再婚，绘摩会怎样反对。但不管怎样，绘摩似乎已经从丧母之痛中走出来了。

女儿现在正和同学们一起看烟火。为此，长峰特地为她买了夏季和服。她不会穿，还说要请同学的妈妈帮忙。长峰想看女儿穿夏季和服的模样，嘱咐道：“要拍张照片回来。”但他非常怀疑绘摩是否会记得。她只要一玩疯，就会把其他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她的手机有拍照功能，但长峰可以预料她拍的一定都是朋友的照片。

从女儿上小学开始，长峰就让她带着手机上学，并嘱咐一旦发生什么事就给自己打电话。对于没有母亲的绘摩而言，手机成了唯一的防护，长峰也可以放心地出门工作。

听说烟火大会九点结束。他告诉绘摩一结束就立刻回家，如果稍晚一点回来，也要记得打个电话。从长峰家到最近的车站步行大约需十分

钟。附近虽是住宅区，但一到深夜，路上便杳无人迹，路灯也只有几盏。

长峰看了看时钟的指针，露出苦笑。现在绘摩一定又把老爸的话抛诸脑后了。

一辆旧款日产 Gloria 行驶在双向均只有一条车道的狭窄县道上。在路灯很少、视野又不佳的弯道上，凸出的电线杆显得很碍眼。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敦也咂了咂舌。“这是什么鬼地方！不要说女人，连个人影都没有。一直在这里打转有什么用？快换个地方！”

“那去哪里？”中井诚单手操控着方向盘，问道。

“哪里都行，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在这种鸟不拉屎的乡间小路上干嘛啊！”

“话是这么说，可今天晚上有烟火大会，走一般的路会堵死。不然我们干吗来这里！”

“掉头！”坐在后座的快儿踹着驾驶座，“现在烟火大会应该结束了，女孩们也差不多要回家了。”

“所以我才说如果回头，会堵在路上啊。”

“谁要你回去了，笨蛋！刚才不是经过一个车站吗？我们就在离那里稍远的地方埋伏，等待猎物经过。”

“会有人经过吗？”

“那个车站小归小，下车的人还是挺多的。其中应该会有住得比较远、必须一个人走路回家的女生。”

“会吗？”

“少啰唆！快掉头，不然猎物就跑了。”快儿又踹了一脚驾驶座。诚满腹怒火，但还是默默转动方向盘。因为他吵不过快儿，敦也应该也会站在快儿那一边。

他随即意识到，这两个家伙好像是玩真的，他们真的打算袭击女人。

快儿身上带着两种药，一种是氯仿。诚不知他是从哪里弄来的，但

他自称曾用这玩意儿强暴过好几个女孩。听说只要让对方昏倒，就可以为所欲为。只不过这样很难插入女孩体内，所以要先准备乳液。他得逞之后，好像直接将受害者弃在现场，自行逃逸。诚觉得快儿的运气真好，至今都没人被他弄死。受害者应该到警察局报案了，但警方至今都没有查到快儿头上，因此他才食髓知味。

快儿手上的另一种药被他称为“魔粉”，像是一种兴奋剂。他说：“只要用了这个，不管什么样的女人都会对你百依百顺，只希望你赶快上她。”听说他是两三天前在涩谷弄到的，好像非常想尝试。

“我们去找小姐吧。”诚接到这通电话，是在今天傍晚。快儿命令他开车去找他们。

“只要将这玩意儿涂到那里，她们就会乖得像奴隶一样，你们不觉得过瘾吗？”快儿展示着装了药的塑料袋，双眼闪着光。

他们三人是初中同学，从那时起就干了不少坏事。相继从高中休学后，他们之间那种休戚与共的意识就更为强烈了，恐吓、盗窃已成家常便饭，还勒索过中年男子。疑似强暴的案子也作了几件，但只是将对方灌醉后侵犯。那些醉醺醺地跟着陌生男子回家的女孩子也不是完全没有错，所以诚没有强烈的罪恶感。

但是给女孩下药后加以侵犯的做法呢？只因某个女孩刚好这个时候出现，就可以对她做这种事吗？

还是算了吧——诚觉得应该这么对他俩说。但他非常清楚，自己若说出这句话，会被骂得多惨，会受到怎样的攻击。还不只如此，快儿一定会找其他兄弟来凌虐诚。曾经有个少年因顶撞快儿而遭到围殴，结果整张脸都变形了。那个少年在警察局里坚称不知那些施暴者是谁，因为他知道若报出快儿的名字，将遭到更惨的报复。

当时诚也加入了施暴的行列，因为快儿下了命令。

“不要手软，要让他知道下次绝不能再背叛我。如果打得太轻，他还会去报警。”

诚可不想遭到那样的凌虐。虽然觉得即将被侵犯的女孩很可怜，但为自保，他还是决定照快儿说的去做。

开了一段路，看似刚欣赏完烟火的人群慢慢从马路那端走过来。电动车好像进站了。

“再往前开一点！”快儿发出命令。

一接近车站，行人更多了。有很多姑娘，还有看起来像是高中或初中女生的团体。每次看到这些女孩子，敦也都会发出响亮的咂嘴声。

“如果人再少一点就好了，这样怎么把人带走啊！而且全都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喂，快儿，我看还是随便找个妞搭讪更快。”

“神经病，谁要去搭讪啊。如果是能搭讪的妞，又何必特地用魔粉？”

“啊，也对。”

“我们要找那种平常很难到手的猎物，驯服这种小妞才过瘾。”

敦也闻言伸出舌头舔舐嘴唇。诚瞥一眼敦也的表情，笑了出来。如果不笑，不知会被他们怎么说。

“哎呀，就在这里等一下吧，人会慢慢变少的。诚，在附近待命。”

“OK。”诚按照吩咐将车停在可以看见车站的路边。

不知警察会不会经过，诚心想，如果警察来作例行盘查，快儿应该会宣布取消今天晚上的行动吧。

快儿似乎看出了诚的心思，开口说道：“今天晚上是下手的好时机，因为警察不在。”

“为什么？”诚小心翼翼地问。

“那些家伙都被调到烟火大会的会场啦。”

“哦。”敦也敲了敲仪表盘，“原来是去那里维护秩序了，你真聪明。”

“我不是说过吗？我们的目标只锁定看烟火的人，今天晚上行动。”

快儿似乎很得意，“对了，敦也，你住的地方没问题吧？”

“绝对OK。”敦也竖起大拇指。

敦也一个人住在足立区的公寓里，房租由父母负担。父母说为了让

他通过大学入学资格鉴定考试，该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念书云云，其实只是幌子，真正目的则是把这个会对家人施暴的儿子逐出家门。

“数码相机呢？”

“数码相机和摄像机都搞定了。”

“好。”快儿点燃一根烟，“现在只等猎物上门了。”

快儿强暴女孩子时，一定要用数码相机和摄像机拍下当时的情形，一来为防止事情闹大，二来也是他的个人癖好。敦也房间的架子上摆满了他们猎艳的成果。

好像又有电车进站了，人们陆陆续续从车站走出，似乎比刚才少。

“喂，看那个！”敦也指向前方，转过头去。

快儿探身到前座之间。

“那个穿夏季和服的？不错嘛！”他的声音像野兽一般。

诚也立刻清楚了他们挑中的对象，那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娇小少女，身穿夏季和服，手上拎着一个小袋子。虽距离很远，仍看得出她长相清秀。诚觉得她属于快儿喜欢的类型。

少女一个人走着，身旁似乎没有同伴。

“诚，行动！”快儿发出命令。

“可是还有人啊。”诚一边开动车子一边说。

“我知道，先超过去看看她的长相。”

诚慢慢开动车子，少女似乎没有察觉。他们从她身后慢慢接近，然后超过。看清楚少女的长相后，敦也低声赞叹。“很不错啊，真漂亮，真想上！”

“诚，停车，不要熄火，把车窗打开。”

诚依照快儿的命令而行，不时瞄着后视镜。那个少女似乎不太习惯脚上的木屐，慢慢地走近。

快儿好像正将氯仿倒到手帕上。

2

长峰的目光从播报新闻的电视移向墙壁上的时钟。他不断重复这个动作有一段时间了。时钟的指针已接近十点，长峰觉得绘摩差不多该打电话回来了。听说烟火大会是到九点结束。

电视正在播报职业棒球赛的结果。获胜的是赑屃球队，但长峰根本不在乎。他站起身，伸手去拿无绳电话。那里存有绘摩的手机号码。

他不知道是否应该立刻拨打。以前绘摩和朋友去唱卡拉OK时，长峰担心她晚归而打去电话，结果她一回家便抗议。

“去卡拉OK唱两个小时是很普通的事情。我很感谢爸爸的关心，可我也不是小孩子了，多信任我一点嘛，不然我会被朋友笑话的。爸爸别再老担心我了。”

长峰并没有说出“你明明还是个孩子啊”这样的话。这一年来，长峰对于女儿的成长感到很困惑。他完全不知道女儿在想什么、在外面做些什么，所以也不知该如何应对。他只知道，女儿好像不太喜欢他过度的关爱。

长峰的同事中也有不少人的女儿和绘摩年纪相仿。他们也都有同样的烦恼，不明白女儿在想什么。

“哎呀，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最麻烦了。我顶多只能逗她开心，其他

的事就全交给老婆去处理了。”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说。

要是她母亲还在就好了，长峰心想。与其说是不知该如何骂她而放松管教，还不如说是不想被她讨厌。长峰也觉得自己这样很窝囊。

长峰又看了一次时钟，指针几乎没有前进。

烟火大会结束后，一大堆人要回家，路上人山人海，大概会挤得水泄不通。要坐上电车，无疑也得等上好一阵子。这样一想，长峰就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但是，距离烟火大会结束已经快一个小时了。

长峰最后还是决定按下通话键。或许绘摩又要抱怨了，但总比担心她要好。

手机铃声忽然响起，是现在最流行的曲子。诚吓了一跳。“哇，这是什么？”

“只不过是手机，干吗吓成那样！”快儿说完，便发出找东西的沙沙声。他好像打开了女孩刚才提着的那个袋子。

铃声持续响着。快儿找到了手机。

“关机。”敦也说。

“现在关掉只怕会让人起疑。不要管它，它自己会停。”

果然如快儿所说，电话铃声停了，他随即关机。

“这样就没事了，刚才应该先关掉的，太大意了。”

“进行得很顺利嘛。”敦也愉快地说，“真是个上等货色！”

快儿也带着笑意。诚听见夏季和服下摆摩擦的声音，应该是他们把手伸了进去。

穿着夏季和服的女孩在后座被快儿和敦也夹在中间，已完全失去意识，一动也不动。

令诚感到惊讶的是，快儿和敦也的速度竟然这么快。停车，等待女孩经过，确认四下无人后，快儿一说“行动”，两人便冲到车外。敦也

赶到女孩前方，忽然止步回头。女孩似乎吓了一跳，也跟着停下脚步。快儿随即从背后袭击。他用那条洒了氯仿的手帕捂住女孩的嘴。大约不到五秒钟，女孩就瘫软了。他们扶住女孩的身体，同时向诚望去。这是叫他快点把车开过去。诚驾车来到旁边，他们便架着女孩坐进后座。看那熟练的手法，可以想见同样的事他们已做过多次了。

“如果还没到她就醒了，怎么办？”诚问道。

“暂时还不会醒。”快儿回答。

“如果醒了，再给她闻氯仿不就好了。”

“不能一直闻，弄不好会出人命的。”

“真的假的？”

“我好像听人说过，弄昏人的时候是有诀窍的。吸入不够会醒过来，吸入过多会再也醒不过来，很难拿捏。”

“快儿你太强了，应该是全日本最会用氯仿的人了。”

听到敦也的奉承，快儿低声笑了笑。

“不是只捂着嘴就行，还要稍微压一下胸部，这样对方就会觉得呼吸困难，然后用力吸一口气，这时氯仿也会被吸进去，对方就会立刻昏倒。哎呀，说起来很简单啦。”

“太了不起了，那都靠你了。”

“刚才的配合实在太完美了。”

弄到了一个超乎预期的美少女，两人显得非常兴奋。等把她带到敦也的房间之后，借助药物的力量，他们应该会更疯狂。诚自然也非加入不可。

车子越过河川，进入足立区，不久就来到敦也的公寓前。女孩仍然没醒。

确认四下无人后，三人将女孩抬进敦也的房间。房间在一楼，敦也将手指伸进门上的信箱，拿出钥匙。信箱内侧粘着一个小袋子，他平常都把钥匙藏在这里，以便让朋友——其实就是快儿——自由进出。诚从

未擅自使用过敦也的房间。

他们刚将女孩抬进房间，诚的手机便响了。他一看来电显示是父亲，便按下通话键。“干吗？”

“诚， 你在哪里？”

“朋友家。”

“车呢？”

“停在旁边。”

“你现在马上回来， 我要用车。”

“什么？ 现在啊？” 诚一边说， 一边庆幸自己得救了。

“就是现在。 你也没告诉我今天晚上要把车开出去。”

“我知道了。” 诚挂断电话， 做出扫兴的表情看着快儿他们。“真倒霉， 我爸打来的， 要我把车还他。”

那辆 Gloria 是诚父亲的， 但不常开， 所以最近诚常常擅自驾车到处跑。 他两个月前才考了驾照。

“搞什么！ 不要理他！” 敦也皱着眉头说。

“不行！ 如果把他惹火了， 他会把车卖掉的。”

“那种老爷车哪里卖得掉啊。”

“如果真卖不掉， 就只能等着报废吧。 验车的时间也快到了。”

敦也咂了咂嘴。“浑蛋！ 没有人摄像有什么意思啊！”

看来他们好像打算让诚拍下强暴女孩时的情形。

“没办法， 我要回去了， 不好意思。” 诚对快儿说， 然后打开门。

“等一下！” 快儿叫道。 诚刚回过头， 发现快儿的脸已凑到他眼前。

“你可以回去， 但这件事不准泄漏半句。”

“我知道啦。”

“话说在前头， 你也是共犯， 不管你做没做都一样。”

诚咽下一口口水， 点点头。 他背脊发冷。

快儿已察觉诚从一开始就不想参与这场游戏， 也看穿诚想趁着父亲

来电逃跑的念头。

“那好吧，你可以回去了，我们俩要享受了。”

“拜拜。”敦也的声音从快儿背后传来，带着轻蔑。

诚什么都没说就走出了房间。

他坐上车，发现有个东西在后座闪闪发光，便伸手拿起。是那女孩的手机。

长峰伸手去拿烟，却发现烟盒已经空了，就用双手捏扁。桌上的烟灰缸里已堆满烟蒂。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搔了搔头。额头上沁出的汗水流到了鬓角，但他丝毫不觉得热，甚至还起了鸡皮疙瘩。不祥的预感几乎令他崩溃。

电话响了。长峰像是弹起来似的站起身，拿起无绳电话。但看见来电显示，他失望了。那不是绘摩的手机号码。“喂，这里是长峰家。”

“啊，那个……我是金井。”传来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

长峰认得这个声音，因为他刚在电话里听过。金井美和是今晚和绘摩一起去看烟火的同伴之一。长峰牵挂迟迟未归的绘摩，便打电话到美和家询问。

美和说她和绘摩是在电车上分手的。离她家最近的车站是长峰家的前一站，当时她和其他朋友都已分开，同伴只剩下绘摩一人。

如果是坐那班电车，绘摩应该已抵达车站。之后她到底去了哪里呢？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

“我试着联系了所有今天一起去看烟火的人，但是没有人知道绘摩的行踪。大家分开之后，也没有人接到绘摩的短信或电话。”美和用难过的声音向长峰报告。

“是吗？我知道了，谢谢你。”

“我等会儿再打电话给没去看烟火的同学，还有班上和绘摩比较要好的同学，或许可以打听到什么消息。”

“那真是帮我大忙了。没关系吗？都那么晚了。”

“如果不做些什么，我实在放不下心，非常担心绘摩。只要一想到绘摩碰到了什么……”美和的声音哽咽了。

“谢谢，如果有任何消息，请再跟我联络，我是不会睡的。”

“好，我一定会通知您。”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不止金井美和，绘摩的那些朋友现在一定都在打听消息，然而长峰心中其实对她们怀着些许恨意——要是她们不邀绘摩去看烟火就没事了。他心里明白发牢骚也于事无补，但无法不这样想。

坐回沙发时，玄关的门铃响了。长峰拿起对讲机。“哪位？”

“警察。”对讲机里传来了低沉的声音。

问过金井美和后，长峰便打了电话到当地的派出所，那大约是四十分钟前的事。他们好像终于来了。

来的是两位穿制服的警察。长峰请他们到客厅，说明事情经过。

“来这里之前，我已经四处打听过，但目前并没有接到关于您描述的女孩被收容的消息。烟火大会现场及周边也没发生什么特殊情况。”年长的警察说。

“我女儿大概已经回到车站了，就算发生了什么事，也应该是在车站四周。”

“这个可能性很大。我们待会儿就去车站前面调查一下。”

警察的回答让长峰很不耐烦。“难道不能展开规模更大的搜索吗？”

警察露出很为难的表情。“我了解长峰先生的心情，但考虑到一些衍生状况，就不能大张旗鼓。”

“衍生状况？”

“也就是说，”警察舔了舔嘴唇，“如果令爱是遭人绑架，就不能刺激歹徒。歹徒如果知道警察已展开大规模搜索，可能会终止计划，到时候令爱搞不好会有生命危险。”

“绑架……”长峰听到这两个字便两腿发软，感到绝望。他从未想

过会碰到这种事。“生命危险……就是说会被杀吗？”长峰呻吟般问道。

“因为令爱可能看到了歹徒的脸……”警察吞吞吐吐地回答。

长峰的脸扭曲了。他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